

陆澄中论文论集



封面题字：林散之

封面设计：王石岑

张 涤 华 语 文 论 稿

张 涤 华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180,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9276·6 定价：0.98元

前 记

解放前后，我利用授课的余暇，除了编写几本专书之外，又先后写了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由于自己没有及时收拾，加上十年动乱期间的几次“抄检”，有些已经散失，有些残缺已甚，有些甚至连题目都记不起来了。现在，就一部分幸存下来的连同少数近年所写的，一共选录了十几篇，汇编成为这个集子。

选录时作了如下的考虑，姑且算做三个标准吧：一、内容都是与语文有关的；二、全是篇幅较长的论文；三、限于一九八一年以前所作。通常所说的“语文”，本来包含两个意义：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这里收进来的文章兼包两者，涉及语言、文字和文学三方面。此外，一些短篇杂文以及讨论其他学术问题的文章，还有今年新写的，打算以后另行结集，这里统统没有辑入。

这十几篇大都在省内外的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编选，除校改了过去排错的一些地方之外，又对其中的若干篇作了程度不同的修订和补充。这些报刊的名称以及发表的年月，原想在篇末一一注明，后来由于一时不易全部查对出来，于是就索性一律不注了。

海内著名书家林散之老先生为本书题签，安徽师大艺术系

王石岑教授设计封面，语言研究所谭永祥、陈庆祜两同志对这个集子的编录和付印也出力甚多，统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芜湖安徽师范大学

255/04

目 录

古籍词例举要	(1)
论《康熙字典》	(21)
读新版《辞海》偶识	(68)
黎锦熙先生与词典编写工作	(89)
从字数上看汉字的演变	(104)
驳胡适关于标点符号起源的谬说	(116)
关于《娄山关》词的两个问题	(133)
略谈旧体诗的格律	(146)
关于词牌及其他	(170)
古代诗文总集选介	(190)
一、文选	(190)
二、文苑英华	(195)
三、古文苑	(198)
四、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00)
五、古文观止	(205)
六、骈体文钞	(209)

七、玉台新咏	(213)
八、全唐诗	(217)
九、唐诗三百首	(228)
《文论要论》识语	(246)

古籍词例举要

清代俞樾作《古书疑义举例》，世称绝作。其后刘师培、杨树达、姚维锐等人相继补续，各有创获^①。刘氏在《古书疑义举例补》的小序里说：“……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分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义冰释”。这话说得很中肯。他们确实研究出不少的“例”，其中剖析精当的，也确实对读古籍有很大的帮助。但诸家论列较广，词汇、语法、修辞、校勘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里，不打算完全学步，只就与词义有关而又容易引起误解的，酌举若干例，各加一些说明，因而题为《古籍词例举要》。篇中所举的“例”，大都是俞氏以下诸作没有讲或讲得不够妥善的，引证也多采自他书。写稿时，搜集的材料相当多，尽管经过挑选，仅仅保留了一小部分比较典型的，但也不一定就能恰当地说明问题，只是提供读者参考罢了。各例分列如下：

一、单呼、累呼意义或同或异例

单呼就是一个音节单独地说，也叫单言；累呼就是两个音节连在一起说，也叫累言。汉字是音节文字，一字一音。书写时，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字，两个音节就是两个字。有些名词，特别是物名，可以单呼，也可以累呼，两者意义完全相同。例如：

(1) 葑 《说文》一下艸部：“葑，须徙也。”段玉裁

注：“《邶风》：‘采葑采菲’。毛传曰：‘葑，须也’。《释艸》曰：‘须，葑苳’。《说文》曰：‘葑，须從也’。三家互异而皆不误。葑、须为双声，葑、從为迭韵。单呼之为葑，累呼之为葑苳；单呼之为须，累呼之为须從：语言之不同也。”按：葑，字又作藟，古代也叫菘，或叫蔓菁，也叫芜菁。今仍名芜菁，俗呼大头芥。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释草》说，葑、藟、须、菘、芜、蔓都是声转。

(2) 猴 《说文》五下犮部：“𤝵，贪兽也。一曰母猴。”段注：“谓𤝵一名母猴。犬部曰：‘猴，𤝵也。’‘𤝵，大母猴也。’田部曰：‘禺，母猴属。’爪部曰：‘为，母猴也。’单呼猴，累呼母猴，其实一也。母猴与沐猴、猕猴一语之转。‘母’非父母字。”按：𤝵，一作猱，又作𤝵。沐猴见《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张晏说：“沐猴，猕猴也。”郝懿行《尔雅义疏》下之六：“𤝵、猱、𤝵、并同类而异名；母、沐、猕，俱声相转也。”《广雅疏证》卷十下“猱、狙，猕猴也”条，说略同。

(3) 鸬 《说文》四上鸟部：“鸬，鸬鹚也。”段注：“《释鸟》：‘鸬，鸬。’郭（璞）云：‘即鸬鹚也。’按：今江苏人谓之水老鸦，畜以捕鱼。……有单言鸬者，《上林赋》‘箴疵鸬卢’，《南都赋》‘鸬鹚’是也。有单言鸬者，《释鸟》是也。”按《说文》：“鸬，鸬也。”与《尔雅·释鸟》同，则鸬也即鸬鹚。

也有不是物名，而单呼与累呼意义也相同的，例如：

(1) 俄 《说文》八上人部：“俄，顷也。”段注：“《玉篇》曰：‘俄顷，须臾也。’《广韵》曰：‘俄顷，速也。’此今义也。寻今义之所由，以俄、顷皆偏侧之意。小有偏侧，为时几何，故因谓倏忽为俄顷。许说其本义以咳今义。”

又说：“《小雅·宾之初筵·笺》云：‘俄，顷貌’。《广雅》：‘俄，袤也。’皆本义也。……单言之，或曰俄，或曰顷，累言之曰俄顷。”

(2) 谁 《说文》三上言部：“谁，谁何也。”段注：“《贾谊书》：‘陈厉兵而谁何。’《史记·卫绾传》：‘岁余不谁何。’……有单云谁者，如《五行志》‘大谁卒’，《易林》‘无敢谁者’。……有单云何者，如《广雅》：‘何，问也。’《贾谊传》：‘大遭大何。’按：谁何，诘问、呵叱的意思。俄顷、谁何之类，非物名而有时可以单呼，有时可以累呼，这种情况古代比较少，但在后代却逐渐多起来。

也有单呼与累呼意义不同的，例如：

(1) 鹅、𪊑鹅 《说文》四上鸟部：“鹅，𪊑鹅也。”又，“鴈，鹅也。”段注：“鴈与雁各字，鹅与𪊑鹅各物。许意佳部雁为鸿雁，鸟部鴈为鹅，𪊑鹅为野鹅。单呼鹅，为人家所养之鹅。今字雁、鴈不分久矣。”郝懿行《尔雅义疏》下之五：“今按鴈、鹅同类而别，古人则通。《庄子·山木篇》云：‘命竖子杀鴈而烹之。’盖鴈即鹅矣。”按：据此，知古代单呼鹅或鴈，指家鹅；累呼𪊑（或作驾，又作驾）鹅，则指野鹅。

(2) 麇，麒麟 《说文》十上鹿部：“麇，牝麒麟也。”段注：“单呼麟者，大牡鹿也。呼麒麟者，仁兽也。”按：麇是麟的或体。《玉篇》：“麟，大麇也。”麇，即牡鹿。

(3) 舳舻 《说文》八下舟部：“舳，舳舻也。从舟，由声，汉律名船方丈为舳舻。一曰船尾。”又，“舻，舳舻也。从舟、卢声。一曰船头。”段注：“汉時計船以丈，每方丈为一舳舻也，此释舳舻之谓，二字不分析者也。下文分释，谓船尾舳，谓船头舻，此分析者也。”按：段氏所谓“分析”和“不

分析”，就是说单呼和累呼。《说文》一下艸部苦字下段注：“凡合二字为名者，不可删其一字，以同于他物。如单云兰非茺兰，单云葵非鳧葵，是也。”这也就是说单呼和累呼有时并非一物，不能混同。

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大量的例证（第一种更多），上面只是从《说文》里随手举出一些。此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的物名只能累呼，不能单呼。如《史记·匈奴传》有“骠騊”，是匈奴的奇畜之一^②。《说文》十上马部：“骠騊，野马属。从马，单声。一曰驪马。”段注就指出：“骠騊合二字为一物，此单言骠为一物，名之宜正者也。”一是有的地名，可合可分。如阳樊，一名樊，又名阳（见《说文》六下邑部饗下段注）。商奄或商盖，一名奄（见《说文》邑部郟下段注）。这一类就是“简称”，古代已经出现，后世则越来越多。

《荀子·正名》：“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意思似乎是说单名和复名同时并起。段玉裁则说萎蒿古代只称为萎，庸渠（又作庸渠，一名章渠）古代只称为庸，鹅胡古代只称为鹅（分见《说文》萎、庸、鹅等字下注）。他又认为单呼早于累呼。二说不同，但这是一个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统言不分，析言有别例

统言就是笼统地说，也叫浑言或通言；析言就是分别地说，也叫别言。《说文》一上玉部珧下说：“蜃甲也。”段注：“按《尔雅》‘蜃小者珧。’《东山经》‘崑崙之水多蜃珧。’传曰：‘蜃，蚌属。珧，玉珧，亦蚌属。’然则蜃、珧二物也。许云一物者，据《尔雅》言之。凡物统言不分，析言

有别。”段氏指出统言和析言的区别，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同一的词，由于统言、析言的不同，所指称的事物就不一样，如不加以辨析，很容易引起误解。这里再举几个例：

(1) 蟲 《说文》十三下虺部：“虺，蟲之总名也。”段注：“蟲下曰：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彘，析言之耳。浑言之，则无足亦蟲也。”郝懿行《尔雅义疏》下之三：“《月令》，鳞、毛、羽、介通谓之蟲。《大戴记·易本命篇》又以人为保蟲……是人与物通有蟲名。”③按《说文》十一下鱼部：“鱼，水蟲也。”又龙部：“龙，鳞蟲之长。”又十上鼠部：“鼠，穴蟲之总名也。”《北梦琐言》、《唐语林》、《水浒传》等书都称老虎为大蟲。这些，都足以说明蟲不仅可以兼指无足的彘，而且可以泛指一切动物。这就是统言。今人所谓益虫、害虫之类，所指都有一定的范围，这就是析言。

(2) 穀 《说文》七上禾部：“穀，百穀之总名也。”段注：“《周礼·太宰》言九穀，郑（玄）云：‘黍、稷、稻、粱、麻、大小豆、小麦、苽也’。《膳夫》：‘食用六穀’。先郑（众）云：‘稌、黍、稷、粱、麦、苽也’。《疾医》言‘五穀’，郑曰：‘麻、黍、稷、麦、豆也。’诗、书言‘百穀’，种类繁多，约举兼咳之词也。惟禾、黍为嘉穀。”这里所说的“约举兼咳”，就是统言。“约举兼咳之词”，也叫统辞，见《说文》四下肉部膺字、七下巾部袴字下段注。

(3) 行 《说文》二下行部：“行，人之步趋也。”段注：“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行，统言之也。”又二上走部：“走，趋也。”段注：“《释名》曰：‘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此析言之。许（慎）浑言不别也。今俗谓走徐趋疾者，非。”又十下夭部：“奔，走也。”段注：“《释宫》曰：‘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阶，堂下

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此析言之耳，浑言之则奔、走、趋不别也。”郝懿行也说：“行、步、趋、走四者，异名而同实。”（《尔雅义疏·中之一》）综括段、郝二家之说，可知行、步、趋、走、奔五者，析言之，各有所指；统言之，则都可以叫做行。

《荀子·正名》：“物也者，大共名也。……鸟兽也者，大别名也。”统言就是指共名说的，析言就是指别名说的。

三、对文则异，散文则通例

对文就是相对而言，也叫对言或并言；散文则是不相对而言，也叫散言或分言。同一的词，对文则与另一词有分别；散文则两者可以通用。

下面举几个例：

(1) 偃、仆 《说文》八上人部：“偃，僵也。”段注：“凡仰仆曰偃。”又，“仆，顿也。”段注：“顿者，下首也，以首叩地谓之顿首，引伸为前覆之辞。《左氏音义》引孙炎曰：前覆曰仆。”又二下足部：“踣，僵也。”段注：“踣与仆音义皆同。……对文则偃与仆别，散文则通也。”

(2) 讽、诵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诗·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诵与讽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周官·大司乐·注》：‘倍文曰讽，以音节之曰诵。’此对文则异也。《说文》：‘讽，诵也。’此散文则通也。”按：《说文》三上言部：“诵，讽也。”讽、诵互训，故马氏说散文则通。倍与背同。倍文即背书。

(3) 宫、室 《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郝疏：“《考工记·匠人》云：‘室中度以几，官中度以寻。’

此是对文，至于散文则通。故《诗·定之方中·传》：“室，犹宫也。”《楚辞·招魂篇·注》：“宫犹室也。”按：宫、室虽可互训，然就古制来说，户牖以内才叫做室，宫是总名，室是专称，对文则两者有分别。

(4) 牙、齿 《说文》二下牙部：“牙，壮齿也。”段注：“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牙较大于齿……《诗》：‘谁谓雀无角？谁谓鼠无牙？’谓雀本无角，鼠本无牙，而穿屋穿墙，似有角、牙者。然鼠齿不大，故谓无牙也。东方朔说驺牙曰：‘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此为齿小牙大之明证。”按：齿、牙对文，则一小一大，区别显然。然《史记·张苍传》：“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崔駰《达旨》：“唐且华颠而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散文则齿、牙又可通用。

对文、散文以及上面所说的统言、析言等术语，唐代就出现了。《诗·大序》：“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正义》：“此言‘声成文谓之音’，则声与音别。……对文则别，散则可以通。”又，《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孔颖达《正义》：“此生死异称，出《尔雅》文，言其别于生时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清代学者沿用了唐代注疏家的术语，但往往同时并用，分辨不很严格。从今天看来，大概可以这样说：统言指一类事物的总称，它能统摄许多词；对文则指有细微区别的同义词，一般只涉及两个词。析言与散文意义相似，但一与统言相对待，一与对文相对待，两者仍有区别。

潘岳《射雉赋》：“雉鸞鸞而朝雒。”颜延之指摘潘氏误用（见《文选》卷九李善注），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也说潘氏“混杂其雌雄”。因为据《说文》和《诗·邶风·匏有苦叶·传》等文献，雒是雄雉鸣而鸞是雌雉声。但《射雉赋》

其实是用统言，不是析言，所以段玉裁批评二颜“未熟于训诂之理”（《说文》四上隹部雥下注）。由此可见，不懂得统言、析言的分别，便会误解词义。《辞源》厂部“原”下释文：“广平曰原。”不知单言或与“陆”并称，原是广平；要是与“衍”并称，则原就是高平，不是广平了。由此可见，不懂得对文、散文的分别，也不能准确地、全面地解释词义。

鸟与隹有长尾、短尾之分，而《尔雅·释鸟》则兼包长尾、短尾二者；鱼与介虫有别，而《尔雅·释鱼》则兼包鳞、介两类。其他如《释器》、《释畜》等篇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的条例来解释。要是 不明这一条例，那么，古籍中的许多词语就都不好理解了。

四、连文与单文同义例

连文就是两个同义词连用。连用之后，意义仍与单文（即单用）相同。这种例子，现代汉语中很多（如道路=路，文字=字），在古汉语中也很早就出现了。这里举几个例：

（1）林烝 《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郝疏：“林亦盛大之词，与烝同义。《故平都相蒋君碑》云：‘于穆林烝’。以二字连文，其义与单义同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六：“君字有二义：一为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为群聚之群，林烝是也。古者君与群同声……，林、烝、群同为众多之义，故曰‘林烝，群也’。林烝二字连文，而不与下文相错，亦可知其别为一类矣。”《诗·大雅·宾之初筵》：“百礼既至，有壬有林”。毛传训“林”为国君，后人多承其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王氏说：“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

其义者矣。”可见不懂得这一条例也会误解词义。

(2) 仿佛 《说文》八上人部：“仿，仿佛，相似，视不謔也。”段注：“仿佛，双声叠字也。……謔，即谛。言部曰：审也。”又，“佛，仿佛也。”段注：“按髟部有髣，解云，髣，若似也。即佛之或字。”又佛下注：“似者，像也。若似者，累言之。髣与人部仿佛之佛义同。许无髣字，后人因佛制仿”。按：仿佛，向来认为是连绵词。但据《说文》髣字下的说解，则二字也可以拆开来解释，这样，也就成了连文与单文同义了。

(3) 媿我 《说文》十二下女部：“媿，女人自称媿我也。”段注：“《后汉书·西夷传》注、《广韵》三十三荡，皆引女人自称媿我。媿我联文，如吴人自称阿侬耳。”按：段说是正确的。有些版本作“媿，女人自称我也”，我上脱媿字。这样，就看不出媿我是连文了。又，《尔雅·释诂》：“卬，我也”。媿与卬同。

刘师培《文例释要》（《左盦外集》卷十三）说：“古人属词，虽以达意为主，然句法贵齐。若所宣之蕴已罄，而词气未休，则迭累其意，以复词足其语。”文中举了很多的例子，如“不遑暇食”（《书·无逸》）、“三命滋益恭”（《左传·昭七年》）之类。东汉以后，骈体渐兴，这种用法就更多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些词，古代同义，后来却变成不同义了，这就很容易使人误会是两个词，而不知本来是连文。王引之说：“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经义述闻》卷三十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两字一义而误解例”，讲的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各举了一些例，现从王书选出两个：“《诗·节南山篇》：‘不敢戏谈’。解者训谈为言语，不知谈者戏

调也。谈亦戏也”（《经义述闻》卷三十二）。又，“言与问同义，故或谓之言问。《汉书·贾谊传》曰：‘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言，亦问也。连称言问者，古人自有复语耳。颜师古注：‘欲发言则问其臣。’分言问为二义，失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七）。按：《广雅·释诂》：“言，问也。”可见言就是问，问就是言。言问二字，汉代以前往往连用④。

五、重言与单言同义例

重言就是两个相同的字选用，也叫重文或迭字。古人以一字为一言，所以同字选用叫重言。单言就是一个单用的字，也叫单文。

重言与单言意义不同，这是很常见的。例如“关关”不同于“关”（关关，是鸟相和鸣声；关，是拒门之木，即门闩，引伸为关塞），“洋洋”不同于“洋”（洋洋，训忧思；洋，训多。见《尔雅·释诂》）。这一类容易明白。但重言也有与单言同义的，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六“肃肃敬也”条就说：

“‘肃肃，敬也。’‘雍雍，和也。’《诗》本肃、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长言之也。《诗》云：‘有洸有溃。’毛公传之曰：‘洸洸，武也；溃溃，怒也。’即其例也。”黄汝成《集释》引臧琳说：“《毛诗·传》有经本一字而传重文者，如‘忧心忡忡’，传：‘忧心忡忡然。’‘赫兮咺兮’，传：‘赫，有明德赫赫然。’‘容兮遂兮，垂带悸兮’，传：‘佩玉遂遂然，垂其绅带悸悸然。’‘将其来施’，传：‘施施，难进之貌’。‘条其赧矣’，传：‘条条然赧也。’‘慴慴其栗’，传：‘栗栗，惧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

“以重言释一言”条也就《诗经》举了一些例，其中有一些与臧氏所举相同，不同的，如“《诗》：‘亦汎其流’，传云：‘汎汎，流貌。’”“‘硕人其颀’，笺云：‘长丽俊好颀然’”。 “‘啞其笑矣’，传、笺皆云：‘啞啞然笑’”。诸如此类，也都是以重言释单言，表明重言与单言同义。

其实，重言与单言同义不限于《诗经》，其他古籍里也有。即如上举的“肃”字，郝懿行就曾指出：“《诗·鸿雁·传》：‘肃肃，羽声也。’《鸛羽·传》：‘肃肃，鸛羽声也。’是皆重文，若单文亦为声。《礼·祭义》云：‘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史记·孝武纪》云：‘神君来则风肃然。’是皆以肃为声也。”（《尔雅义疏》上）又如邈字，《广雅·释诂》训“远也”。王念孙也指出：“重言之则曰邈邈。《楚辞·离骚》：‘神高驰之邈邈’。王逸注云：‘邈邈，远貌。’”（按：《广雅·释训》，邈邈也训“远也”。）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尔雅》有《释训》，郝疏：“《释训》云者，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迭字累载于篇。”形容写貌之词，就是现在所谓形容词。郝氏指出重言多为形容词，这是很对的。重言的动词，如“行行”（《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去去”（《世说新语·任诞》：“去去！无可复用相报”）之类，的确很少。

《释训》的第一条：“明明、斤斤，察也。”郝疏说：“《诗·常武·正义》引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斤，有明审之义。……《尔雅·释文》引舍人云：‘斤斤，物精详之察。’孙炎云：‘斤斤，重慎之察也’。”可见形容词重迭有强调的意味。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是相当普遍的，如“高高”就是很高，“大大”就是很大；古籍里却也早已出